

昼 家

昼家：昼民种族系属问题，现在尚未能有彻底之解决。其来源似在林邑。林邑在今安南境内，其地古代的民族确为色黑发卷的黑种人。而今广东之昼民，亦多深目猴嘴，头发较汉人为卷，皮肤较汉人为黑。故为其祖先原为印度支那之黑种民族，自是可能之事。

昼人来华，当在马援征交趾以后。盖马氏以前，中国任何典籍，均无昼民的记载，自马氏南征以后，降至晋代。而陶璜上疏，便有“广州南岸，周旋六十余里，不宾服者五万余户，皆蛮蜚杂居”诸语。其后成汉，常璩的华阳国志也曾述及“獯蜚”，而隋书的地理志及南蛮传。对于昼民，也有叙述，可见昼人入华，决不能早于秦代，而后于六朝。

今日广东之昼民，多栖在珠江口一带的水上。据说他们的祖先是陆居的，后来受到汉族的压迫，不能抗争，于是乃逐渐逃居水上。明洪武时，尝编其户为国家的水军，并特设河泊司治之。殆至末叶，治理失宜，昼民遂群起而为海贼，然不久又被平息。清人入关后，依照明制，编置昼户昼长，然特视为贱族，也不能读书应试，也不能上陆营居。雍正时虽尝有解决昼家等贱民之谓，但亦因积习难改之故，昼民地位迄未提高，寢于辛亥革命民国成立，昼民始于实际上得与汉人相等。

昼民的风俗，大半已和汉人同化。即其语言，也多与广府话相近，但略含福老话、客家话和吴国话的成份。他们的职业，大半不离水事，近十余年来，也有迁居陆上建铺营商者，不过数目尚少罢了。他们日常的文件也用汉字，但普通总不喜念书。“受小学教育者，百无一焉”！

昼名的沿革：昼之称昼，乃是译音之字，与“昼”字的汉文意思本没关系。故其字形也可以随时转变，昼族名词，见于中国的藉者，以晋书陶璜上疏及常璩的华阳国志为古，原文作“蜚”，其后隋书地理志、南蛮传序及樊绰蛮著，亦将作“蜚”，玉笥则撰写作“蜒”，大清一统志及王士正广东竹枝词也书作“蜒”。惟唐柳宗元则书作“昼”。盖“蜚”、“蜒”及“昼”同音，故可互相通用。因为

“蜚”字原音“惰懒切”与“但”同音。故有谓蜚本作“但”者，辞源申集虫部，引淮南子“使但吹竽，使氏压窍”谓蜚人即但人也，此盖误解古书者也。考“使但吹竽”的“但”，本为人名，淮南子注云“但，古不知吹人”，可见但与蜚的分别。近百年来，复有称蜚家为“艇家”者，这完全是因为他们栖居水上，以艇为家的缘故，不能谓什么大道理存乎其间。福建的蜚家，常被人称呼为“科题”或“曲蹄”，这也是“艇家”一类的玩意。

蜚民之变乱：蜚人本非汉种，当其陆居之时，常受汉人之欺凌，殆入水以后，含恨而不肯遽释，故常群起为乱，以寇援广东沿海多地。洪武初年，政府虽尝部勒其众，使为水军，然不久，而治法破坏，蜚民相率而为海贼，忽而言降，忽而叛乱，终明之世殆未少安。毛奇龄蛮司令庶（见毛西河全集十五卷）载历年蜚民寇乱事，兹特节要录出以见蜚民变乱的一段。

蜚户在雷廉间，盗珠为生，其酋长不一，有苏观升、周才雄为二酋，其先皆安南夷（按林邑本在安南境内）前此酋长罗汉卿阻中路港，诸酋偷袭杀之，于是他酋曾国宾以三十艘入海唐。万历改年，犯北海，明年犯上村，至四年犯合浦冠头岭，五年犯永安，还入大廉角，既而悔祸，肉袒请归命，其七年佯为珠商所迫，鼓棹而入于海，因犯南板村，杀国英，擒林一。岭西兵备使招之降，复降。是年观升、才雄也以十八艘入合浦，其后又犯安南永安州，官军逐之，急仍遁还乌兔。乃采大木十围以上者建屋居，令部曲相保为塹垒……已乃推牛飧诸贼，治舳舻三十艘出海。九年犯断州，是时断州去永安所近有百户张祎……千户田治，皆援旌握甲出战……长于击剑，横行诸蜚中，诸蜚中当之辄创。……自是以后，蜚人以为勿及也，无何蜚中亦募善击剑者，出指治，治及兵士王致祥，皆身受剑死。于是都司陈居仁，廉州推官汪尧卿引白鸽寨兵追逐……观升……复入东山，杀军人邓邦进、吴得贤等。岭西分守张明正，海北分守陆万钟及分巡徐时可、薛梦雷请于总制刘尧海遣楼船军二十七艘为西哨，以二十一艘为东哨，且分兵断其走路。贼度势不支，闻大兵至，夜半逃走井村，官军追之，是时大风从西南来，蜚舟多湛溺死者无数，而前后斩捕，不下四五百人，诸蜚狼狈，乃缚泉及苏三献将军，

将军赦之。而周才雄在别为，石城将所获，众皆定。

(摘自《民俗》六十三期“广东民族概论”民国十八年六月五日 南京大学图书馆)